

パレスナ わがまほろばの 崩れゆく 空の又高し 夕ニシ町よ

常识的求知

张承志学术散文集

张承志 著

Guadalajara en un llano, México en una laguna.

إن أول مسجد فرمذا الأرض كان فمذا المسجد الملقب بمسجد الأصحاب



常识的求知

张承志学术散文集

张承志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2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常识的求知：张承志学术散文集 / 张承志著.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4
ISBN 978-7-108-03973-6

I. ①常…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75208号

责任编辑 朱竞梅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郝德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4月北京第1版
2012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 22.75

字 数 250千字

印 数 00,001—10,000册

定 价 35.00元

自序

近年来，也许因为临近了人生迟暮，我一直想把涉及学术的文章结集出版。对我来说这是件要紧的大事。因为与一般作家不同，我的文学创作几乎一路都与专业探究并行；给予过我以扶助和教益的知识分子，也多是学者而并非文学家。我一直背负着面对他们、清算自己辍学始末的压力，也一直渴望——对知识分子的异化潮流鞭挞批判的表达。

这个文集的内容，大致以2004年编辑《文明的入门——张承志学术散文集》一书为界，之前写成的文章大约选入第一辑，其后的篇什则编入第二辑。它们涉及了蒙古史、游牧文化、伊斯兰文明、建筑、考古、植物、中亚研究、方法论与思想史等领域；而且并非如其他文学散文，这里的每一篇，都曾针对着一个学科的问题。其中有些领域于我只是初学，有些则因需要而勉为其难。所以，不仅早期作品，一连串的歪斜脚印上，肤浅和歧误都在其中——我等候着严厉的驳难和批评。

不知是否该回顾一次背后的来路。

1975年我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现考古学系），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从事新疆伊犁河流域和河南史前文化的发掘。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历史语言系，其后较多地进行

过新疆的民族和历史调查。从 80 年代中开始，我的取道和兴趣都向着广义的中亚及伊斯兰领域倾斜；其间有过两次在日本东洋文库进行学习和著述的插曲。

学院之外的学习和收获也许更多些：年轻时代在蒙古乌珠穆沁草原当牧民的岁月，于我是一次不可置换的学术基础奠定。后来约二十年的在西海固等穆斯林聚居区的体验，不仅引领我完成了另一种学问的入门，更使我坚定了包括学术的信念。

我不想在这里总结和归纳。

我摸索着用文学的形式，去完成学者的题目。也用这样的语言，竭力地反抗了来势汹汹的异化、对学术初衷的背离，以及侵犯民众文化权利的大潮。在蒙古学的范畴里，在摆脱了桎梏之后，我尝到了多分野融合的喜悦。在伊斯兰研究的探索中，二十年泥泞路上，“专业”成了一种同时对自己的改造。

能够概括为思想的内容，在编入的文章里已有所提及。我不敢说它们已经被证实正确。能确定的仅仅是，它们显然远远游离出了眼下学院的模式，一副异端的面孔。我并没有预料到这一切。它们的获得过程充满了偶然性，甚至可以说大都是前定的产物。我只能说它们是认真的，在向着文明求知的长旅上，距离职业化和炫耀的标签愈远，我就愈刻意寻求学问性——甚至某种专业规范。

丰满美好的文明，把力量输入了我单薄的身体。从陷入污泥的脚踵，到视野迷茫的内心。我知道，这种学问及其规范不仅是锐利的矛，而且是可靠的盾。在放浪于学术界之外很多年后，我初次体味了对学问的热爱，以及求学心切的感觉。只不过日渐一日，教室早已更换场所为山野边疆；同学和师长的阵营里，不觉间也挤满了农民牧民。

人很难忘记扶助过自己的老师；同时，底层的出世者特别珍惜

教育的机会。出于这样的想法我从未敢放弃学业，更不用说，求知本是一项人的基本目的。

我没有忽视专业知识分子的积累。此刻在我的视野里，更多闪动着的是他们的形影。二十余年我受到过许多学科和学者的教育濡染，其中日本东洋文库的榎一雄先生和我的蒙古史业师翁独健特别使我敬畏。我把他们的实证主义方法和对我的严格要求，看作另一种对知识分子异化的反对。我总觉得他们一直在注视着我，虽然他们早已长逝，我不能把这份论文交给他们审阅，也无法猜测他们的评价了。

谨此为序。

2002年9月初稿

2011年5月再改

目 录

001 自序

上 辑

003 人文地理概念之下的方法论思考

010 公社的青史

020 历史与心史
——读《元朝秘史》随笔

027 一页的翻过

032 一册山河

045 荒芜英雄路

054 水路越梅关

064 弯提尼·无花果

076 石头的胜利

105 从象牙塔到吐鲁番

112 火焰山小考

119 王延德行记与天山砾砂

133 时代的召唤与时代的限制
——俞伟超师《考古学是什么》序

141 文明的入门

152 逼视的眼神
——肖像摄影中“添加的解释”

160 投石的诉说

169 鲁迅路口

下 辑

185 向常识的求知
——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10 年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190 凡生命尽予收容
——从祁连山到积石山

200 掩卷追怀亦邻真
——兼以纪念翁独健师诞辰一百周年

211 波斯的礼物

227 咖啡的香味

248 秘籍《热什哈尔》解题

262 为泥足者序

271 四十年的卢沟桥

279 两间余一卒

286 格拉纳达以南

296 “最终为之迷恋的地方”

306 泉州女·陶醉的鸭儿看

315 金卷银卷阿凡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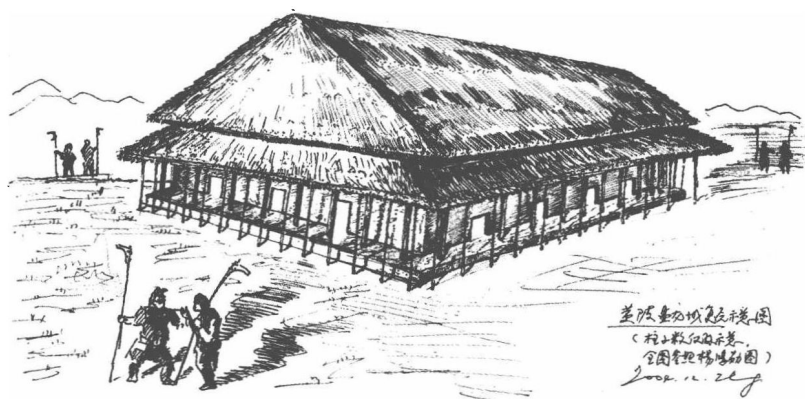
324 桃花源里的门宦

336 他者的尊严

344 “归亚”的方向

350 地中海边界

上 辑



人文地理概念之下的方法论思考

一

人文地理这个概念方兴未艾。当我们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我们想到了另一些与它的概念界限并不清晰的学科。做些梳理和检讨是必要的，因为流行的概念里最易存在方法和道路的迷乱。很久以来，扎实的体验和席卷的思潮之间，一种模糊的矛盾已经存在了很久。沿着感性的思路会议论到一些学科，它们都与人文地理的标签多少有关。它们都以人群、以人正存活其中的环境为对象，如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等。但我们不求全面探讨，我们只想琢磨从学院以及从社会所获感受的差别。眼下尚未起步，道路的思考，无论如何是必要的。

二

这些学科大多不打实证主义的基础。它们立论很大胆，概括、理论、甚至对社会或人群的体系构建都成立得相当迅速。不用说与考据学相比，它们和一切求实派都区别巨大。因为那些学科只确认具体或个别的点滴，只根据已有的残存尽可能复原历史的一隅，而我们议及的这些与人文地理近邻的门户，要的就是解释和体系。

在探究社会历史的长河中，人的主观是必然的。问题在于主观

的研究有两种。或是以一己的生命感受彻悟了问题的本质；或是盲人说象，粗制滥造可疑的描述和结论。

令人担心的现象至少部分地存在：文明的阐释者，不是民间、民族、山野农村的文明主人和生活者，而是高奥的学科原理和教授训练。

体验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丰富繁杂，几近不可测知。它不仅源流交错，缺乏记载，而且类型繁多而差异微妙。它们隐约有着规律，但更有难以想象的、芜杂的特殊性。它有时色彩浓烈表露于外，但更多的是深埋自己。不用说心情，人们掩饰真实和心情的能力，简直就和他们的文明本身一样奥妙。

巨大的悖论就在其间：一方面，探究它们是人类智力发展无可非议的必然；另一方面，旧有学科的方法论不尽自然。它们基于结构主义哲学的主观特点，易于使伪学得以藏身。它们的一系列技术手段，同样也不是没有可指摘之处。至少，当我们企图以人文地理的角度，认识我们命途多艰的世界时，我们愿意提出这些疑点，供自己警醒。

三

语言是一个首先可以提出的质疑点。民间话语系统的丰富层层无尽。何止少数民族的语言，民间的方言、俚语、特定情境下的语意传递，甚至还有黑话，都是社会组织和文化真实，为了自卫设置的防线。

而从另一面，常见的则是会话能力的低下。刻薄些说，有些学者的语言基础不过是几个英语概念。按照调查表诱供式的交谈，不知能听来什么。难怪传播媒介特别喜欢模仿这一套，主持人面对摄像机搔首弄姿的采访，已经不知闹出过多少文化笑话。

一个叫做“调查”的词正在流行。是的，这个词汇已是天经地

义的科学术语，无论它怎样与文化的主体，即民众，从地位到态度地保持着傲慢的界限。与之孪生的另一个词是“田野”。把人、文化主体、人间社会视为“田野”，是令人震惊的。因为对这个术语更熟悉的考古学界，还有地质队员并非如此使用这个词汇。在我们守旧的观念里，只把地层、探方、发掘工地，把相对于室内整理的那一部分工作称为田野。我们从不敢对工地附近的百姓村落，用这个术语来表述。

表述者与文化主人的“地位关系”，是一个巨大的命题。我们都知道，事实上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启蒙的民族学大师摩尔根（L. H. Morgan），曾被美洲原住民的部落接纳为养子。

必须指出，养子，这个概念的含义绝非仅仅是形式而已。这是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对自己“地位”的纠正。这是一个解决代言人资格问题的动人例证。

不幸更多见的，却是书斋三五年中，时做两句采风，归来炮制20万言的例子。而且继以上献国策，下为人师。要么粉墨登场，庄严地宣读于外国大学的答辩会。而洋人有几个知道中国的弯弯绕？归来都是“博士”，从此语言膨胀，步步压迫来源于底层中国的话语。

我们的人文地理，企盼在摩尔根的意味深长的道路上，回归求知的本来意义。首先成为社会和民众的真实成员，然后，再从社会和民众中获得真知灼见。

四

难以面对学问良心的还有，诸学的奠基，大都与列强的帝国主义扩张和殖民过程同步。比如日本民族学界在侵略的30年代，曾经同人相告：“如今满洲正流行这种学习，到满洲去研究吧！”还豪迈地提出“不是书桌之学，是做有益于现实的研究的民族学”、

“响应国家目的之科学研究”等民族学定义。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的研究，则直接与德国夺取中国山东有关。

更不用说大英皇家地理学会，它几乎是一块诸学的总招牌。若是他日余裕，我们有力细致重究它的各项专题的话，我们坚信会看到令人心悸的发现。可以说，在大半个世界沦为殖民地、而人民也再难恢复民族自信的代价下，它的发展史有多悠久，英帝国的世界殖民史就有多漫长；它的研究有多细致，英帝国的殖民统治就有多圆熟。

而中国诸学，则大都在那个母胎中破啼落地。难道学术血统就不会带有一丁点儿的胎记么？至少我们自己要清理这种瓜葛粘连，我们要朝着一种第三世界文明的倾向努力。

但是，政治的缘起，还不是今天探讨的主题。

我们更留心的是：关于现实世界的研究，与现实世界本身之间，存在着的先后主次的关系。我们质疑的，是专家手里的那些事先准备好的调查表格，因为在他们离开宾馆姗姗来到“田野”时，皮包里表格的背后，有一个舶来的方法论体系。

诸学来自西方并不是怀疑的基础。与殖民主义的宿仇，也许更使穷国的学术追求客观。西方从来是人类思想的伟大来源之一。我们只是以更高的方法论探讨提醒自己。我们抱着幻想，我们直觉地相信：鲜活的民众生活中藏着正确的解释。我们预感：朴素的学术，明天将刷新权威们舶来的体系。

我们把剖析的矛，首先对准自己。我们给自己设置了禁忌与原则。如果说与殖民主义孪生的西方学术的癌症在于，它曲解和压制了文明的创造者对自己文明的阐释权，那么时光在百年之后，地点在国门之内，我们自己对不发达的穷乡僻壤、少数民族、文明主体的发言，是否就不存在话语的霸道、文化的歧视和片面的胡说呢？

五

从文明母亲的胎液里爬出来的孩子，在高等学府或上层社会，在思潮、教科书和恩师论文的烟海里被改造。无疑，书本的知识，尤其是必要的基本知识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已经到了指出的时候：求学有时也如断奶，“学者”好像特别容易发生异化。不能否认，一部分人在认知的路上南辕北辙，他们傲慢地挣脱着健康的母体，从不回头，愈来愈远。

讽刺其实早就存在：在我们刻苦攻读的学问中，有些是生活的常识。而常识一直在被可能毫无常识的人描绘和猜测，并日益将其复杂化。被画得逼真的大象、被猜中的掌中物当然值得尊敬。然而假若一切只是“纯粹的智慧演习”，若这些“应用研究”只是错误的游戏，那么如此学问，对于苦难的文明又究竟算是什么呢？

知识分子在这样一个国度里命运坎坷。这种往往是政治造成的坎坷，遮蔽了科学的驳难。虽然背靠着罕见的文明和社会真实，原初的检讨还是久违了。在诸学中由知识分子建造的体系，并没有受到过严谨的、或者是直觉的质疑。

数十年寒窗再加上“田野”体验，使得诸学里形成的泰斗们充满了自信。农民或生活场景中主角的沉默，使得他们一直没有遇到学理的批判。他们可能不知道——盛名之下，关于文明解说与代言资格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但是应当尊重他们的填充开拓，以及他们对世界解释的努力。因为他们的愿望，也是朝真理跋涉。并不存在对知识积累的无端蔑视。可能我们最用心攻读的，就是旧有诸学的内容。换言之，恰恰因为我们感到了以民众山河挑战书斋学院的可能，我们读书的渴望才最迫切。书在被读懂的时候最为有趣。我们只是追求接近真知的方法，我们只是在另一个方向眺望。旧的时代该结束了，泥巴汗水

的学问刚刚登场。我们只是呼唤真知实学，我们只是呼吁，一种不同的知识分子的出现。

六

真实的知情者是生活者。对每天迎送的生活，对生长于斯的家乡，知道得最细致的是老农，是牧民，是社会底层的大众。对社会的真相，天下万民，生而知之。

但是民众知而不言。他们不习惯发言，羞于解释常识。没有头头是道的口才，尤其是没有书写的能力。他们还没有对文化的主权意识；对知识分子的洋洋洒洒，以及已经离谱的解释，他们的态度毕恭毕敬。

也许学问的方法第一义，就是学会和底层、和百姓、和谦恭抑或沉默的普通人对话。一旦他们开口，一旦他们开始了指教，求学者找到的，就可能是真知，是谜底，包括自己人生的激动。

大地就如同矿藏。年轻人在投身进入时，用不着带调查表格，只需用心记取原样的生活。在目的在于追求自己生存价值的旅程中，源源的学问和规律，就像生活一样活泼。它多变，生动，并没有经过权威总结，没有哪一个现成的学科可以驾驭它。这时是读书的好时光，在心底已经出现感触的时候，读书开卷有益。前人的得失局限，此刻读来句句有用。所谓人文地理概念也是一样，它正在孕育，并未降生，它正在等着你的描述和参悟，等着它养育的儿女为自己发言。它就是你习以为常的故乡，你饱尝艰辛的亲人，你对之感情深重的大地山河，你的祖国和世界。

不用说，我们这本小小的杂志，并没能做到充满这样优秀的内容。但是我们企图呼唤。从人文地理的角度，我们热望着新的文章，新的人。我们凝神等待着，对于文明的合格发言。

杂志已经试刊，我们还在和作者、读者苦苦思索。我们决定了一个“文明内部的发言”的原则，尽力把对文明的描写和阐释权，交给本地、本族、本国的著述者。我们更选择了第三世界的文化立场，对地域的历史过程和未来判断，实行批判的、有利于世界上大多数人利益的描述。

出于种种限制，我们惭愧自己只是做出了一个姿态而已。不过或许这也并非毫无意义。微弱的呼唤会汇集得响亮，走的人多了，地上也就会出现路。在步步努力的流程里，后来人会把这种希望变成可能，再蔚为新世纪学问的风气，让文明的发言和文明的创造，成为一个声音。

1999 年 4 月